

"牙城历险"记

化石



据说，写故事，倒叙挺引人入胜的，咱也模仿模仿，看官们评评效果如何？

忍着酸痛，回影昨天下午一个半小时的一幕幕，情不自禁地想将它记录下来，以供兄弟姐妹们一笑，愿作为教训者，欢迎自由采纳。

当然，不回到2007的夏天，这故事便是无“头”记。

话说，那个炎热的夏天，我全家四口，举家从山清水秀的偏远山区“鹅落冈”搬到一望无际的偏远平川“印底岸哪”。虽然，两地均为远离大都市喧嚣之地，不知是水土空气起源有别（climate and geology），还是本文主人翁基因脆弱（genomic instability），或者是年龄不饶人（ageing），一到平坦坦、无边无崖的“印底岸哪”，本人从上到下，个个部件分别向“中央政府”——CNS（中央神经系统）接动了“911”。首当其冲乃“牙痛”和“痔疮”。若没记错，后者已向各位“汇报过”了。为切主题，咱就说一说道一道“牙痛”之旅吧。

接“中央政府”的“圣指”后，便紧急造访“牙城”，一家离本宅非常近、座落在我们居住的号称“城中城”的小“Village”里、步行只需五分钟的牙医诊所。

“牙城”不大，却干净整洁，候诊室的四壁墙上帖满了不同的巨幅“Indy500”赛车广告照片，室的左侧，还摆设一张用赛车发动机的原型所做的、以玻璃为面的茶桌（应该是咖啡桌吧？），天花板上居然悬吊一辆赛车外壳——典型的“印”州“牙城”。显然，“牙城”主人一定是“印丝”（“Indy500”的粉丝）。任何牙病患者，首次身入其境，刹那间，便会不由自主地像刘姥姥那样，摇动着脑袋，四下张望。本人也不例外。此“城”果然与众不同。

闲话少说，经靓丽的白人女牙助和帅气的年轻白人牙医敲敲打打后，他们的诊断轻而易举地出笼，我的上下两颗智齿被牙虫“占为己巢”，而下两颗智牙“深居简出”，于是，便建议“铲除”我的四颗智齿。一听拔牙，我不由得心惊肉跳，便问道，“不得不拔吗？”试图“打压”如此大胆的“倡议”。当然，他们的攻势和策略变化多端，我只得后退一步，“让我考虑考虑吧！”

这一考虑，转眼一轮夏秋冬春去也。正庆幸“拔牙”一事早抛至云霄九天的火星上去了，可是，此事却已牢牢印入我那靓丽帅气的牙助和牙医的脑海回里。当为一年二度的刷牙再次访“牙城”时，他们竟然旧事重提，试图再次说服我。如此，反反复复，推三拖四，无赖他们的“敬业精神”和“恐吓技巧”（比如，“若不拔了，今后，你的虫牙所造成的后果，将不堪设想”、“下两颗长不出来的，没用，还易纳污聚垢，清洗难”、“要拔一道拔，痛一次胜过痛四次”等等），本人终于同

意去除“后患”。一是被他们的持之以恒的精神“打动了”；二是也被他们给“吓懵了”；三是考虑到，当前“经济日泻千里”，牙医们也得生存，本人的四“位”行将“病退”或“侏儒”的无用智齿，说不定，还能发发余热余光（虽有牙保，本人也得付一半）。何况，不少同学也在牙科行业，拔牙的人少了，他们不是也没饭吃吗？于是，在今春，选定“良辰吉日”，就是2009年4月15日下午2时20分，下定决心，为促进牙科事业，经济复苏，让它们光荣“下岗”吧。

本人颤颤巍巍地来到“牙城”。负责拔牙的牙助和牙医却不是动破嘴皮的那对，而是另一双温和可亲的中年男女。看来，我的贡献还可以多帮助两人（阿Q精神）。

显而易见，我的怯场，一眼被和蔼的牙助“视”破。于是，她不时地与我交谈逗笑，耐心地一一回答我笨拙幼稚的问题，比如，“拔四颗牙，易如反掌，仅需十来分钟”、“局部麻醉，维持两小时左右”、“拔牙时，不痛，只是摇摇晃晃的感觉”等等。

照完360度X片后，她又耐心地解释，“智齿根浅，易拔”、“术后，可自己步行回家”等等。虽然，X片显示的所有牙根长度并没有区别，本人还是一厢情愿地相信她，假装“无知者无畏”；否则，我会坐立不安。她说的如此容易，我的心也端端正正地呆在胸腔里（心理效应）。

一高大的中年男子大步过来，“你好啊！”一看我不像“经典的纯”美国人，便又问，“你是哪里人”我答，“中国人”“中国哪里？”“中国南部。”“广州？”“不是。你去过中国？”我开始“反攻”了，因为，一般的纯美国人，不会对地理感兴趣。他据守位，“我去过广州，很爱那里的食物。”……显然，他是个250中国通。

啥喧一藩，我的心更是100%地安静下来，由每秒100降到70—80跳了。

“我们现在开始打麻药了。不要紧张，很简单，就像捏一下而已。”牙医熟练地上下左右，先后重复注射麻药两次，几分钟后，正如牙助“预言”，我的嘴感觉“肿大膨胀”像大皮球一样。她将镜子递给我，一照，还是“原生态”的她。她说，“你可打个盹了。”

果然，我安静地平躺在牙椅上，等着等着，昏昏欲睡，似睡非睡。如何睡得着？我亲爱的四颗“智慧之齿”即将离我“乘鹤”“轻轻地”而去。

约20分钟后，她和他同时出现。终于，时刻到了，我的大脑和交感神经元“突出”启动了神经肽和递质的分泌——警觉着。我的麻木不仁的嘴被用软木板撑开后，她拿起两个不同大小的吸液管，他拿着一把金属锥子，在我后右侧上智牙跟周，像拔树桩一样，钻一周，而后，又用牙钳，轻而易举地将第一颗取下了

来。我却没有任何知觉，果真容易！看来牙助没骗我！

如此，左上智齿，也随“它”的“门当户对”悄悄地走了。跟随本人四十多载的两颗智牙就这样，前后仅化了不五分钟，“Gone”。因为没感觉，本人的心也一如既往，十万分地放下来。只剩下两颗，思量着，五分钟后，我就可打道回府了。牙医还轻松地加了一句，“已经拔掉两颗！”作为感激和嘉奖，我面带微笑，还给他们一个“V”。

正当得意时，我的“历险”才露“尖尖头”。牙医，照本喧科地准备做掉右下智牙，约五分钟后，本牙巍然不动，看来它对主人深怀依依不舍之情，不像“楼上”的同“门”弟子，一经牙医的“挑拨”，就飞袖而去。于是，他拿起一种更大更尖的锥子，沿着牙周，来个360度的“狐步”，再用套钳来回摇动，摇得我脑袋像拨浪鼓式的，最后使出小老虎钳式的工具，试图将该顽固不化的牙拔出。这些动作，不禁使想起老爸挖我们“鹅落岗”家后院的一棵直径约四寸松树根的情景。因树根深蒂固，老爸不得不使用斧头，砍地三尺。

突然，牙助的吸液器，不小心碰着我后咽的敏感区。刹时，我面色苍白，满头冒汗，张嘴欲吐，并用双手几乎推开他俩。两位一惊，“怎么了？”“我要吐！”“你说什么？”显然，麻木不仁的我，口不伶齿不俐，只好借助手语。他们明白后，片刻，将浸泡冰水的纱布贴敷我的额头。

让我休息“淬火”几分钟后，他们只得转移阵地，开始向我左下智齿展开攻势。他俩采用了同样的战术，不少时辰后，该牙柄“右”看齐，竟然对本主人也怀难舍之情。牙医不得不改变战术，离开片刻，带回本人从未见过的“武器”，细细尖尖，还带有暗光，往牙上一放，“丝丝”作响，闻其声，犹如微型电锯。随后，又用套钳，上下左右，推推拉拉，扳扳摇摇，本人的脑袋也不由自主地配合行动。猛然，“卡嚓”一声，只取出牙冠。他自言自语地叹息了一声，“只是一小部分。”闻此，我的心跳，自动地调快一拍，不由地寻思着，“完了，好戏在后！”

牙医和牙助细声数语，便启动了新的战术，搬出十八般“武器”，大部分本人第一次见识。第一步，他用一带钩的金属棒，绕着我的“顽固不化”的“戕齿”深深地划上一圈，几乎从下颌踮出；再用牙钳扩大“战地”面积；最后，用牙钳夹牢残牙，又来个360度摇动。只听，“卡卡”响。尔后，使劲一拔，又一小块“战利品”。如此，重复一次，终于，第三颗出“境”了。他俩也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。我也情不自禁地用右

手伸出仁指头。此牙用时近三十分钟！要是最后一颗牙不像老三那样“恋主人”就好了。然而，更大的磨难在翘盼着本人。

他们开始向最后一个“堡垒”——右下智齿，再次发动进攻。套用第三颗牙的经验，牙医照葫芦画瓢，来个“划”、“钻”、“锯”、“拔”、“耙”、“吸”、“摇”、“拉”……四十八般武艺，一齐使上。当中，我好几次忍耐不主，差点将他俩推开。因为麻醉药，本人的口不听使唤，张不开，牙医急得大叫，“请合作！要不，花的时间更长。”他们不得不将更大的木垫硬塞进我的嘴里，两嘴唇角像纸片一般撕裂开。看来，牙医也没见过如此顽齿，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当他摇我、推我牙时，我想起了电影“007”里的“尖木死树”如何拧断敌人的脖子，真害怕他把我脖子也拧断。

由于牙根极深，他的钻子直插牙龈底层，刹时，我感到痛的威胁。这时，我想起了志勇的提醒，咱是“因老毛”而生的，要听他老人家的“教导”，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出万难……”死都不怕，还怕痛吗？然而，我又想起了温容的循循善诱，“咱是爹妈给的，和老毛何干之有！”于是，痛就痛吧，反正，是天生的，若不痛，岂不是怪物。就在本人胡思乱想时，牙医大声嚷嚷，“用鼻子呼吸，用鼻子呼吸”。看来他们识破本人的紧张情绪，也正准备着第三套方案。只闻，她手中的吸管，伴随着他变换的“武器”，不断地来回抽动。而我的两手不知所错，相互牢牢的紧扣着，直冒冷汗，煎熬中期盼我最后的“恋齿”说“再见”。盼着，盼着！牙医终于宣称道，“最后一颗！”可我没感觉到他拔牙的冲刺感，原来，他们将我的第四颗智齿折磨的粉身碎骨，尔后，用吸液器将碎牙一点一点滴吸走的。

最后，我们大家深吸了一口气。我也欣喜地握了一下牙医的手，猛然，感到抓了一把汗水，一转头，大吃一惊，牙医大汗淋漓，他在最后的堡垒上耗了近四十分钟。不由得，我道谢着，“Good job! Thank you!”牙助也说，你的牙挺不一般。倾听她的叮嘱后，我迫不急待地赶回家。

（后记：第二天，当我想把这段历险写下来时，我的牙龈依然流血不止。第三天，本人就失重五磅。八天过去了，我才能吃的正常，但牙龈牙根仍然酸痛。正因为酸牙痛，延缓了本“记”的问世。）

秋天



摄影：Richard Bryant



童氏提琴
印城唯一华人琴行
价格最优·服务最佳

大中小提琴
317-918-1688
cello@indy.rr.com
9561 Valparaiso Court
Indianapolis, IN 46268
By Appointment Only
购买(低于市场价 30-50%)
月租(\$12/月起, 第一月免租金)·修琴

调琴师
John Liu
317-730-0648
jliu1123@att.net

- 持调琴专业证书(2000年)
- 十五年调琴经验
- 收费合理

律師事務所
LEWIS KAPPES ATTORNEYS AT LAW

317-639-1210
www.lewis-kappes.com
代办各类移民个案

资深移民律师
Thomas R. Ruge (truge@lewis-kappes.com)
Steven L. Tuchman (stuchman@lewis-kappes.com)

2500 One American Square
Indianapolis, Indiana 46282
byl@lewis-kappes.com
www.lewis-kappes.com

我们有通晓广东话、普通话的职员提供翻译服务
欢迎预约咨询面谈
We speak Spanish, Mandarin/Putonghua/Cantonese, and Danish.